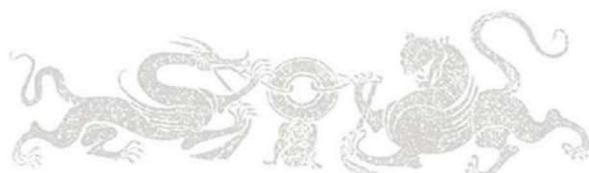


龍爭虎斗 中國史

明朝传奇



滚滚长江东逝水
浪花淘尽英雄
是非成败转头空
青山依旧在
几度夕阳红



◆ 张乐朋 编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龍爭虎斗 中國史

明朝传奇



◆ 张乐朋 编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明朝传奇/张乐朋编著. —太原: 山西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(龙争虎斗中国史)

ISBN 978 - 7 - 5440 - 5465 - 2

I. ①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明代 - 通俗读物
IV. ①K248. 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5956 号

明朝传奇

MINGCHAO CHUANJI

责任编辑 郭志强

复 审 薛海斌

终 审 刘立平

装帧设计 薛 菲

印装监制 贾永胜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教育出版社

(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: 0351 - 4035711 邮编: 030002)

印 装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78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40 - 5465 - 2
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 0354 - 3961630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朱元璋百战建大明 | 1 |
| 第二章 除丞相帝王弄权术 | 11 |
| 第三章 收军权蓝玉成云烟 | 20 |
| 第四章 拒削藩燕王起反兵 | 31 |
| 第五章 叔夺侄位荣辱转瞬 | 48 |
| 第六章 饰太平朱棣费周章 | 61 |
| 第七章 与民休息仁宣鼎盛 | 71 |
| 第八章 土木堡英宗遭巨变 | 85 |
| 第九章 酿奇冤于少保遇难 | 98 |
| 第十章 太荒唐国政成儿戏 | 114 |
| 第十一章 请互市俺答终封贡 | 128 |
| 第十二章 张居正改革皆成空 | 138 |
| 第十三章 明神宗怠政误大明 | 151 |
| 第十四章 三征胜国力受大损 | 163 |
| 第十五章 民不聊生不得不反 | 175 |
| 第十六章 明熹宗委鬼当朝立 | 182 |
| 第十七章 袁崇焕中流守辽东 | 191 |
| 第十八章 天不予思宗终殉国 | 205 |
| 第十九章 李自成灭明陷覆辙 | 217 |
| 第二十章 大明遗忠浩气长存 | 232 |

第一章 朱元璋百战建大明

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，朱元璋率军进占徽州。部队休整期间，邓愈领着一个衣冠简朴的读书人进了朱元璋营帐。邓愈是朱元璋手下一名忠勇得力的干将，他向朱元璋介绍，来者朱升是个隐士，本事见识，堪称当世孔明。朱元璋听邓愈对朱升这样推崇，又见来人气质不凡，很高兴，命人给朱升看座敬茶，主客之间少不得寒暄几句。

这个时期的朱元璋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，但还远不能说羽翼丰满，他自己就能掂量出来。而且，长年累月地这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，战局胶着，时局不明，百姓涂炭，民不聊生，朱元璋心里也着实焦虑。

朱元璋向朱升请教对时局的看法，朱升微笑着说：“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，将军将有天下之福，但也有眼前之忧。”几句话全说到朱元璋的心坎里，他顿时肃然起敬，做出洗耳恭听的虚心状。

接着，朱升开始分析时局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元朝虽然走向没落，但元军的战斗力依然不可小觑。造反的义军虽然气势汹汹，但义军首领拥兵自重，离心离德，各怀野心。朱元璋连连颔首。

朱升最后说，要从这种险象环生的乱局中胜出，应该先图存，再图强，为今之计，莫过于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。

朱元璋豁然开朗，不由以手加额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架势。

正是有了朱升、刘伯温、徐达、常遇春等一干谋士悍将的辅佐，朱元璋才从一个贫寒出身的放羊娃，摇身一变为大明朝的开国皇帝。

身世飘零

朱元璋的祖籍在江苏沛县，和汉高祖刘邦是老乡。他的祖上因为生计，一直在不停地迁徙，先从徐州沛县搬到江苏的句容，又搬往盱眙境内的洪泽湖边（泗洲），最后才流落到了安徽的凤阳。朱元璋爷爷的坟墓，明祖陵，在盱眙；他爹的坟墓，明皇陵，在凤阳。这个陵那个陵，都是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追认的，这也可说明朱元璋的这些亲人多是客死他乡的。朱元璋的父亲去世后，17岁的朱元璋甚至找不下一块坟地埋葬父亲。

朱元璋很小就跟随父亲朱五四到了濠州钟离（今安徽凤阳）。凤阳是个好地方，朱五四给地主当长工，家计稳定下来，还供朱元璋上了几年私塾，不过，念了几年就念不下去了，因穷辍学，放下笔杆子，拿起放羊鞭，开始给地主家放羊。17岁那年（1344），淮北大旱，并发瘟疫，从四月初六到四月廿二短短的17天里，他的爹妈、长兄和大侄子等四位亲人就相继病饿而死。

对于朱元璋来说，17岁的四月最黑暗，在那个昏天黑地的四月里，他不停地挖坑，埋人。就算他是铁石之人，哀绝的心肠也应该寸断寸灰，也许，他还会惨笑一声：苍天啊，痛快些，来斩草除根

吧。

哀莫大于心死。当时的朱元璋不会想到造反，面对排山倒海的苦难和悲痛，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放羊娃出身的朱元璋没有穷生歹意，有点像是传染上羊群的绵善了，幼弱无助的他穷途末路，只好出家当和尚，他谨慎地选择了庙宇这个首善之区。

朱元璋出家的地方叫皇觉寺，这座小庙暂时成了朱元璋的容身之所。

庙里的粥饭虽然淡薄，却能倒映天光，晴和之夜，还能观赏到下凡到稀粥里的星星月亮。可惜稀汤灌大肚，哄嘴不顶饱，正在长身体的朱元璋经常半夜饿醒，望着黑黢黢的夜空，忍着饥肠，慢慢挨到天明。

天亮了，就有三顿饭。

饥馑之年，柴粮珍贵，皇觉寺里的僧多粥少，不养懒僧，朱元璋在庙里做苦工，什么砍柴烧火、担水扫院、七零八碎的粗活儿勤杂，他都得干，好在他从小干过活，干了就有饭食，倒也以苦为乐。

管事务的大和尚很快就发现，新来的凹脸小和尚打扫过的庙堂特别干净，包括靠墙站殿的四大金刚塑像背后的犄角旮旯，那里头积攒的不知多少年的尘串蛛网，居然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就让他纳闷了，这些地方，笤帚是进不去的，——扫帚打扫不到，灰尘不会自己跑掉，他又没有吸尘器，——想打扫干净，必须得挪开这些好几百斤重的泥塑木雕丈二金刚。可这断无可能的，别说不可能，他也不允许，万一跌倒，磕了碰了，少一根指头掉一只耳朵什么的，他也交不了差。

这样一来，大和尚就多了个心眼，早晚跟踪，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有天大早，他暗自尾随凹脸小和尚到了大殿门口，小和尚挥帚洒扫，他就潜在门外，悄悄窥视，刚看还不打紧，往后再看，惊得他是目瞪口呆：那凹脸小和尚扫到那些泥塑金刚脚下，就用扫帚拍一下金刚的脚踝，呵斥一声“抬脚”，那金刚就听话地抬脚，等小和尚打扫干净，说声“站好”，那金刚才敢落脚。打扫到死角，小和尚竟喝令金刚“挪开”，腾出空地儿方便他打扫，那金刚竟会乖乖地转过一边，等他扫完，再转回原地。

大和尚转身就跑到方丈那里汇报，方丈也是吃斋饭熬出来的素和尚，哪里肯信。翌日与大和尚结伴，悄悄看了小和尚操练金刚，这才信了。

没过几天，皇觉寺通知僧众，由于庙里缺粮，部分僧徒需要离庙云游，化缘自养，渡过难关。朱元璋名列其中。

朱元璋哪里知道，方丈认定他是一尊救世的佛祖，怕皇觉寺庙小，养不起他这尊天神，才决定把他放养到江湖里去的。

和尚云游情状很像流民，四处漂泊；托钵化缘的情状几乎就是讨吃要饭，形同乞丐。朱元璋的祖上是流民，但他和他们不一样，他现在是佛门中人，不用再操心那种绳枢瓮牖的柴门了。

和尚云游还有一像，就是像闯荡江湖的隐士游侠。社会是个大课堂，朱元璋云游的那几年，正是元朝统治者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的黑暗岁月，他在底层接触和感触到的，丰富和复杂不消说，肯定还有巨大的心理落差，而这种落差激荡起来的心情肯定是不平的。

至正八年（1348），朱元璋又回到了皇觉寺，这个时候的他，

也算饱经沧桑了。20来岁的他当托钵僧，也算有了两大笔财富：一笔是磨难，一笔是阅世。

头角峥嵘

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，元朝腐败透顶了，民不聊生，江淮一带的百姓开始扯旗造反。第二年二月，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打下了濠州城，队伍里有个军官叫汤和，是朱元璋儿时的玩伴，他写信拉朱元璋入伙。

想活命，就革命，革命是条不归路，所冒风险不可与苟延残喘同日而语。朱元璋 25 岁时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，已经是成年人了。

命运就是关键时刻的选择。历史证明了朱元璋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这句废话如果颠倒时空，回到朱元璋看信的当时，就是一桩难以决断的悬疑了。——看来并非是历史选择了他，而是他选择了历史。龙争虎斗的峥嵘岁月，在朱元璋 25 岁的时候，终于开始了。

朱元璋有胆有识，参军后发展势头良好，他打仗勇敢，还识文断字。这在农民起义军里不可多得，很快就得到头领郭子兴的赏识，郭子兴还把义女嫁给他。这个义女可不是普通裙钗，她就是后来史上留名的大脚马皇后，朱元璋的贤内助。

跟着郭子兴打了几仗，朱元璋就看出老郭还是改不了地主的天性，占个小地盘儿打个小算盘还行，长远来看，跟这种人出生入死肯定没啥希望，弄不好还可能死于起义军自己的大火并。

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要独立，就要拉起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。这些计划当然不敢在郭子兴面前露出端倪，只能藏在肚皮里。

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六月，朱元璋主动要求出战，带着自己的 24 位贴身兄弟，南下攻打定远，郭子兴想到自己不分兵就能把地盘扩张到定远那么远，没啥不允的。再看朱元璋带走这 24 个人，有徐达、汤和、吴良、吴祯、花云、陈德、顾时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郭兴、郭英等，这些人都是忠勇敢死的猛士，活下来的都是明朝的开国元勋。

朱元璋在定远设计收编了张家堡驴牌寨的 3000 民兵，这是第一步，紧跟又收编了缪大亨在横涧山的 20000 多义军，两步走下来，朱元璋就有了攻打定远的资本了。

打下定远以后，投奔朱元璋旗下的人就更多了，来者不善，身份复杂，大致分为三等：等而下之的饥民或游民是来当兵吃粮的；稍微复杂些的投机分子则是想浑水摸鱼的；但也有一些的功名不遂却自命不凡的读书人，是来一展身手的。

朱元璋在定远的最大收获不应该是地盘儿和武装，而是三个点拨起他当皇帝的野心的文人，他们就是李善长和冯国用、冯国顺两兄弟，冯家兄弟还是带着队伍来投顺的。所以说，一个人成功的起点要选好。定远，决定了远大的目标，这真是朱元璋的好兆头。

朱元璋开始盘算怎么夺天下了。

同样怀有野心的人还有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一批草头王，郭子兴那样据城便想称王的，还真不作数。

天下大乱，荼毒最深的是百姓，朱元璋抱负远大，他约束军纪，

努力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正义之师。战事不停地变化，各方力量也在不断地消长、变化和整合，元朝快被拖垮了，各路义军的势力日益强大，个个拥兵自重，人人虎视眈眈，都想独霸天下。

角逐天下

郭子兴病死后不久，朱元璋当了元帅，完全掌握了兵权，他在徽州见到了名儒朱升，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后来，他完全采纳了朱升提出的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的策略，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，他专设营田使一职，兴修水利，恢复生产，并分拨部分将士开荒屯田，以劳养武，几年下来，军用粮草就可以自给了，军垦减轻了百姓负担，百姓都给他叫好。

手中有粮，能打胜仗，朱元璋手下的猛将常遇春、耿炳文、吴良、汤和、邓愈、胡大海等转战于浙东和皖南，攻城略地，两年下来，元朝在浙西的统治区大部分被朱元璋攻克，他在江南的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。

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酣睡，朱元璋的势力增强，惊扰了他的西邻陈友谅。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在两湖、江西和皖南等大片地区，是朱元璋最强硬的对手，陈友谅也视朱元璋为夙敌。因为战事发展到当时，彼此的棋路全摆明了：都想消灭群雄，都想夺取皇位。

陈友谅是一个无毒不丈夫、翻脸不认人的枭雄，他本来是徐寿辉的部将，后来夺了徐寿辉的权，还将其杀死。当然，这种争权夺利的血腥倾轧在起义军里时常发生。反正都是造反派，无所谓名不

正，也无所谓言不顺。反正是天下大乱，造反有理，负负得正。

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五月，陈友谅称帝，不久就和张士诚联络，准备一起收拾朱元璋。

大战在即，朱元璋召集谋士筹策，他说，这一仗早晚得打，他不来，我也得打上门去，只是苦无必胜的良策。

军师刘伯温分析道，陈、张联手，但各怀心思，他们不过是互相利用，不足为虑。张士诚胸无大志，只图保地盘，一旦爆发战斗，他肯定会来个坐山观虎斗，不会轻易出兵助陈的。为今之计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对付陈友谅。然后，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计策。

朱元璋派康茂才诈降，这个康茂才曾是陈友谅手下，投奔朱元璋以后，一直与陈友谅保持秘密接触，当然，他与陈友谅的一切往来是在朱元璋授意下进行的。康茂才提供的情报，陈友谅从不怀疑。

陈友谅果然上当，掉进朱元璋的埋伏圈，损兵折将，吃了大亏。朱元璋乘胜收复太平，攻克安庆、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、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等地。

这场战役中，张士诚没有出兵助战。陈友谅气急败坏，写信质问他为何言而无信，不守誓约，张士诚掷书于地，不屑一笑，让信使带话回去，和不忠之人，没什么信义好讲。

不过这张士诚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趁朱、陈两军在江南血战，发兵攻打驻扎在安丰（今安徽寿县）的小明王。这等于在朱元璋门前放火，也等于策应陈友谅，朱元璋亲自率兵驰援小明王。

吃了败仗的陈友谅也看到了战机，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四月，他率领60万兵马，卷土重来，猛攻洪都（今江西南昌）。城头矢石

横飞，城下尸横遍野，都督朱文正和参政邓愈、元帅赵德胜都披挂上阵，带领洪都军民严防死守，众志成城。陈友谅挥兵猛攻 85 日，洪都城没有攻克，他也被拖住了，这都是他悔之晚矣的冒进造成的。

七月中旬，朱元璋亲率 20 万水军救援洪都，兵至鄱阳湖。朱元璋马上派兵封锁了鄱阳湖入长江的湖口，截断陈友谅的归路。他要在鄱阳湖上彻底消灭陈友谅。

陈友谅根本不惧朱元璋，他站在高大的兵舰上观看朱元璋的水军船只，给部将说，那些小船怎么敢和我的兵舰抵敌？我们把船开过去就把他们挤碎了。

陈友谅在观看，朱元璋也在观敌瞭阵，他看见对方用兵舰排列成的整齐的阵容，那些兵舰船头高昂的，严阵以待，好像铜墙铁壁，心里不免胆怯。等他慢慢看清串联在船只之间的铁索，心里大喜。——这个场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，这不是赤壁之战的再现吗？

朱元璋马上想到了火攻，他几乎是抄袭了那场烈火熊熊的战斗。

敢死队驾小艇，艇装火药和芦柴。小艇顺风而下，纵火烧船，樯橹灰飞烟灭。

陈军被烧溺而死者无数，陈友谅只有突围一个办法。八月廿七，陈友谅的船冲到湖口，遭到弓箭兵的阻击，一支铁箭射入他的眼睛并贯穿头颅，一命呜呼，他的部将拼死抢出尸首，带回武昌。

鄱阳湖一战，朱元璋消灭了头号敌人，地盘一下覆盖了两湖两广，势力也无敌于天下了。

朱元璋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消灭了张士诚，张士诚的大本营在平江，他苦心经营多年，城坚粮足，号称围城十年也不担心，但那是他的打算。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平江城破，张士诚被活捉，随即被押解到应天，多人劝降无效，自缢而死。平江改为苏州府。

张士诚和陈友谅一死，朱元璋轻松多了，不过他惦记起一个人——小明王，当初搭救小明王，图的是打起这块政治招牌，现在招牌没用了，就该抛弃了。他命人去滁州迎接小明王到应天，船到江心，突然倾覆，一起船翻人亡的事件发生了。

悠悠江水，掩盖了一切阴谋。

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十月廿一，朱元璋命徐达和常遇春率兵北伐。次年八月，攻克元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元顺帝带着后妃太子等逃往上都（今内蒙古多伦），元朝宣告灭亡。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正月，北伐胜利，在一片劝进声中，朱元璋在应天登上皇帝宝座，立国大明，建元洪武，将应天改名为南京，并定为首都。

第二章 除丞相帝王弄权术

卫队，仪仗，马蹄铿锵。

出宫门往胡丞相宅子的路早已戒严，一路上有些冷清，蹄铁叩击砖石的声音盖过了鸡叫狗咬的动静，单调得令人胀气。

太监云奇小心地牵着御马，头两天他就听说，丞相胡惟庸的旧宅井里涌出甘泉来了。人人都说这是祥瑞，是大好的兆头，他就不明白，怎么啥好事都往这些大官家跑呢？

太监云奇不抬头也能感觉到，骑在马上的洪武皇帝今天也很高兴，不时和随行的陪臣们交谈。

走到西华门附近，就看到丞相宅第了，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。他举目望去，看见丞相家的高墙上有杀气腾腾的尘埃，那是什么？太监云奇一把拉住马头，马不走了，洪武皇帝低头看他，脸上的疑惑和愠怒清晰可辨。云奇情急之下，只好腾出一只手，拼命指向胡家。

洪武皇帝朱元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脸上的愠怒顿时转换成惊愕。这时，左右陪臣也发觉情况不妙，急命卫队护送皇帝返回宫中。

朱元璋登上宫城，发现胡家旧宅上空尘土飞扬，马上派精兵重重包围了胡家，搜查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，墙道藏着手持白刃的士兵。

洪武皇帝一怒之下，先是后怕，后怕之后，更加震怒。旧恩不念了，讯问不听了，当天抓捕了胡惟庸等人，就立即执行了。

太监云奇不知道，他那拼命一指，捅破了太祖朱元璋心底的一层窗户纸，朱元璋终于找到一个方向，一个出口，那把用来打江山的屠刀，挥向了那些跟他打江山的文臣武将……

刘基之死

胡惟庸罹祸之前，当了七年丞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地位显赫。能走到如此重要的领导岗位，必须具备几个条件：一是有才干，二是老革命，三是皇帝信任，四是别人服气。这些条件，胡惟庸都具备，他“淮西旧人”，是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，有山头，有威望，说话有人听，早在龙凤元年（1355），他就加入朱元璋的阵营，资历深厚。

任左丞相之后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权势日盛，后来都快要独断乾纲了。

胡惟庸能不能干，朱元璋说了算。不过，胡惟庸是一个有毛病的人，朱元璋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，可到了刘基刘伯温跟前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神通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。再说，胡惟庸成天和他在一起侍候朱元璋，他能看不出来？所以，早在胡惟庸还没当上丞相前，刘伯温就私下提醒过朱元璋，这个胡惟庸不可大用，如果你真要委他以重任，恐怕他要出事，你要后悔。朱元璋当了皇帝，发现以前的老部下喜欢争着向他献媚，所以，他误以

为刘基是和胡惟庸明争暗斗，于是打心眼里就没当回事，只是随便问他会出现什么事。刘伯温不能明说，因为道破天机者不祥，他只能打着比方说，国家好比一套马车，前马都是拉套的，老小肥瘦都无关大局，辕马就要选骨骼硬实、力气大的，因为车架全压在它身上，选错辕马，就会翻车，所以，选丞相和选辕马一个道理。按理说，这话已经把严重后果都说出来了，无奈朱元璋先入为主，他判定刘基别有所图，这样一来，任对方说下大天来，他也不会采信。再说刘伯温这个辕马理论并不高明，谁都可以来讲的，未必你刘基就是好辕马吧？这些想法，他当然不会给刘基说，可刘伯温全猜到了，他只能叹息而出，作为大臣，他在尽忠，不能顾命了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更何况是嘀咕位高权重、耳目众多的胡惟庸呢？所以，这个事情，很快就漏到胡惟庸的耳朵里，胡惟庸故作大度，一笑置之，像他这样的人物，喜怒是不会形于色的，没这么点城府，这宰相肚里还能撑开船吗？再说，无毒不丈夫，十年不晚，不争这一时。胡惟庸知道，只要皇帝信任，谁说什么也没用。果然，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丞相。开始胡还是很勤奋很低调的，说话办事总要照顾方方面面，后来就变得跋扈起来，仗着“淮西旧人”的深厚背景，加上有李善长等元勋老臣的撑腰，开始结党营私，排斥异己。他当然不会把刘基落下，他就等着刘基往他手心里撞。

正好就有一次，刘基父子越过胡惟庸掌管的中书省，直接上书朱元璋，建议在浙闽交界的淡洋设立巡检司。这件事情再次惹恼胡惟庸，他仍然不露声色，背后却指使同党官员诬陷刘基父子俩托言为公，实则徇私，安插亲信，培植党羽。胡惟庸想借力打力，借皇